

“道家”释义

李玉诚

(信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道家”一词的起源,时间下限当在汉文帝继位之前,时间上限难以确考,最晚也应当在战国末期,基本含义应当是“道术之家”或者关于某种“道”的专门学问、技艺等,对象指向存在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西汉时期主要是指后世所称道家学派或治术及黄老等;至晚在东汉初年又可以指称“仙道”;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快速发展,对道家学派形成一种覆盖态势,但是“道家”观念在道教群体内部并非流行概念。相反自东汉晚期开始,佛教群体亦大量使用“道家”一词,用以作为佛教自称,外道代称,在佛、道二教论争的语境中亦使用“道家”指称道教。而最晚在汉魏之际,“道家”一词的主要对象指向都已经形成,隋唐以后逐渐成为世俗学者及儒、释二教对道教的专称而沿用至今,但是其他用例并未废止。

关键词:道家;道家学派;仙道;佛教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964(2021)01-0135-06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道教的称谓问题,存在道教、道学、道家等多种称名方式。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已经对道学^[1]、道教^[2]等语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基本含义、对象指向等问题进行了区分性探讨,对相关用例的出现时间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考证,进一步指出道学、道教都与儒、释、道三教有关,并非古代道教专属用语,而“道家”一词在使用之初亦非道家学派、道教的专称,大约从隋唐时期开始,才逐渐固定为道教之称,与三教竞争及道教自身的发展存在密切关系,相关问题亟待加以廓清。

一、“道家”一词的起源与主要义项

现存先秦典籍中并无“道家”之称,“道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用语可能与先秦道论有关,而道论在先秦时期乃至整个古代历史中属于公共命题,与后世所称道家学派关系紧密,但是并非专属于先秦道家学派。“道家”一词首见于《史记》,散见于汉魏典籍,相关记载应当区分来看待。

(一)司马迁《史记》中的“道家”用例

1. 当事人的自我言说

如陈平称:

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谋也。”^{[3]2062}

观陈平此语应当是晚年所言,陈平生年无从详

考,应当生于战国末期,而陈平本非学者,早年寓居乡里家境贫寒不能自给,但是多与当时“长者”结交,到其投奔、游说魏王咎之时,可能已经术有专攻。司马迁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3]2062}由此而言,陈平早年已经接触黄帝、老子之术,应当与其所称“道家”有关,因此,“道家”观念至晚在西汉初年可能已经形成。另外一处乃是召平之语:

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乃是也。”遂自杀。^{[3]2001}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句话司马迁后来再次引用,但只是称“语曰”^{[3]2399},并未冠以“道家之言”,后来班固《汉书·高五王传》袭用了司马迁所录召平之语,同时《汉书·霍光传》载昌邑王群臣号呼市中之语亦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4]2946},但也没有冠以“道家之言”,个中原因不详。而召平本为齐相,此前曹参用黄老之术治理齐国,应当对齐地有所影响,因此,召平之语可能不仅是一般性谚语,而是与道家之言在某些方面比较契合的言论。召平之语是在吕后去世汉文帝继位之前,约为公元前 181 年,陈平于公元前 178 年去世,也就是说“道家”之称,最晚在汉文帝继位之前已经出现,时间上限可能在战国末期、秦汉之际。但是其具体对象指向难以确定,司马迁将陈平所言“道家”落实为黄帝、老子,那么此“道家”

收稿日期:2020-1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7CZS015)

作者简介:李玉诚(1983—),男,山东即墨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应当与其所称“黄老”存在某种关联。

2. 司马谈对道家学术的概括

司马谈的生平与陈平、召平二人可能没有交集,他对道家的概括见于《论六家要指》,有学者推断《论六家要指》作于元狩元年(前122年)^{[5]103},或许大致可采。司马谈对道家的概括是基于自身学识及当时所见文献,即没有经过官方系统整理的文献,与后来刘向、刘歆、王充、班固等人所见文献应当存在较大差异。他提及“道家”之称总共2次^{[3]3289、3292},具体所指应当是指道家学术,或者后世所称道家学派,偏重于将道家理解为一种治术。

3. 司马迁自身对道家的表述

司马迁称“道家”总共3次,1次为《史记·礼书》称:“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3]1160}此“道家”似乎是与当时的儒家对举,应当是偏向于道家学术,但具体所指不明,并且现存《礼书》是否是司马迁所作学界认识不一。另外2次分别为《史记·老子列传》和《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3]2141}

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3]2843}

这里的“道家”明确与老子有关。

从《史记》的记载来看,“道家”观念的出现,最早可以上溯到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际,最晚则在文帝继位之前。其含义至少在当时的“常识”层面不应引起歧义,大致为“道术之家”,或者是指关于某种“道”的专门学问、技艺等,而在具体语境中因各有所指,所以用法会有细微差别,不能简单地整齐划一而同而论。应当如金谷治所言:“今天我们用道家一词命名的那种大致统一且形式固定的思想,是否能为当时人接受,实是一大疑问。”^{[6]28}

(二)王充及其他学者的“道家”用例

“道家”一词在现存两汉典籍中并不多见,具体情况如下。司马迁《史记》7次。刘向《列子书录》2次,《关尹子书录》1次,这3次真伪难辨,还有1次见于宋《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列仙传》^{[7]734},但不见于今本刘向《列仙传》,可能是同名异书,《南史》卷三十六载江禄曾经“撰《列仙传》十卷行于世”^{[8]945},释法琳《辩正论》亦称,“列仙传一部十卷(刘向修撰)”^{[9]546中},《太平御览》之文或许与此有关,但是就引文内容而言更接近于《艺文类聚》卷三十六所引袁

淑《真隐传》^{[10]641},很可能是传写讹误。《汉书》9次,其中4次是袭用《史记》之文。《论衡》7次。高诱《淮南鸿烈解序》1次,《淮南鸿烈解》出现4次,已经难以准确辨别是许慎还是高诱之注^{[11]515中、523下、523下、524下、530下}。蔡邕《王子乔碑》1次。荀悦《前汉纪》2次,似是概述《汉书·艺文志》之文,但荀悦称为刘向、刘歆所为,或许当时《别录》《七略》及《艺文志》并行于世,荀悦总括三说而言,亦未可知^{[12]431}。应劭1次。服虔2次^{[4]2229、3613}。

除去史文因承的内容,其余称说“道家”之处个体差异较大。尤其是王充的论述十分重要,部分主张可以与魏晋时期的用法衔接起来。王充博览群书,官私之书皆有涉猎,因此,他所使用这些称谓又与司马迁所录出入较大:

道家相夸曰:“真人食气。”以气而为食,故传曰:“食气者寿而不死。虽不谷饱,亦以气盈。”此又虚也。……道家或以导气养性,度世而不死,以为血脉在形体之中,不动摇屈伸,则闭塞不通。不通积聚,则为病而死。……道家或以服食药物,轻身益气,延年度世。此又虚也。^{[13]154-155}

王充这里批判的是当时社会上“学仙术为不死之方”的风气,与司马迁所录“道家”存在差别,与后来班固所论“道家”的差别也很大,应当是专指“仙道”。但是,这一风气并非东汉时期才出现,从王充的评论来看,东汉初年已经形成一种较有影响的风气,而早在战国晚期,庄子学派称:

吹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14]247}

“仙道”显然被当时的道家排除在外,而在楚汉之际,张良便“导引不食谷”,后来又“学辟谷,道引轻身”^{[3]2044、2048}。但是,司马迁并未称张良所学为道家,因此,秦汉之际,“道家”是否涵盖“仙道”,我们目前难以确定,而司马迁并未将仙道划归道家。王充另外称说“道家”之处如下:

夫言当视听聪明,而道家谓之狂而盲聋。今言天之谴告,是谓天狂而盲聋也。^{[13]299}

王充反对“谴告”之说,认为“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13]294}。因此,王充此处所论道家应当与黄老有关,偏向于道家学术:

试依道家论之。……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故自然之说未见信也。……道家德厚,下当其上,上安其下,纯蒙无为,何复谴告?故曰:

“政之适也，君臣相忘于治，鱼相忘于水，兽相忘于林，人相忘于世。故曰天也。”^{[13]364-369}

王充此处所论“道家”多与老子、庄子、文子有关，同时也提到了“黄老”，篇末总结说“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13]371}，因此，这里所称“道家”应当与《谴告》中所指相似，都与黄老有关，但是不能反向认定两者是同义关系。而王充读过《史记》《六略》，其所论“道家”与《史记》及后来的《汉书·艺文志》所论，亦存在一定的重合。所以，最晚在东汉初年，“道家”一词应该可以指称道家学派或治术、仙道两者。而后在东汉后期三国魏晋时期，道家观念的第二种用法不断强化，蔡邕《王子乔碑》所称“道家”似是专指仙道^{[15]224}。应劭所言“道家也，好养生事”^{[4]1745}，似乎也是专指仙道。曹植《求自试表》称：“干时求进者，道家之明忌也。”^{[16]301}这应当是承袭传统用法。在《辩道论》中对方士多有批评^{[16]324}。在后期所作《释愁文》中，把道家学派人物与仙道混言，也没有特别区分^{[16]308-309}。曹植似乎并没有明确以“道家”指称“仙道”，但是，传世的《辩道论》一文存在异文，据《广弘明集》所载《辩道论》所称“道家”已经专指“仙道”：

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乃云。传说上为辰尾宿。岁星降下为东方朔。淮南王安诛于淮南。而谓之获道轻举。钩弋死于云阳。而谓之尸逝柩空。其为虚妄甚矣哉。^{[9]118下}

唐释法琳《辩正论》所载与此略同^{[9]500下}。曹植所论尚且牵扯着部分方技术数的内容，东晋初年葛洪对“道家”观念重新界定，主要是指仙道，并且可以涵盖此前道家的内容，但是特地划清了“道家”与方技术数的关系。也就是说，至晚在东晋初年，伴随着道教的发展，“道家”一词的对象指向逐渐向后世所称“道教”靠拢，并且以道教为主干，涵盖之前存在的道家学说这一用例。但是，从东汉至唐初，“道家”一词并非专指道家学派或者道教，而是存在其他用法，与佛教密切相关。

二、“道家”一词与佛教的关系

从东汉后期至南北朝末期，这一时段是佛教、道教大发展时期，佛、道二教竞争十分激烈，而佛教学者、信徒亦曾大量使用“道家”一词，酒井忠夫、福井文雅等已经注意到《魏书·释老志》中存在以“道家”指称佛教的用例^{[17]10}，但未详细展开论述，亦未深究佛教文献中“道家”用例的基本含义与对象指向。详究汉魏六朝时期佛教文献中“道家”用例，主要存在三种用法：一是佛教自称为“道家”，集中于汉译佛经

当中；二是指外道家，主要是指汉译佛经中所称外道；三是特指中国道教，主要集中在佛、道论争的文献中。

（一）佛教自称为“道家”

“道家”一词的基本含义恐怕还是指“道术之家”，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可以作为佛教的自称，或者佛教某一学说派系的代称。东汉时期，佛教初来，在经典翻译过程中大量使用中国本土词汇，“道家”一词并没有因为司马迁、班固等人的原因而成为“道家学派”的专称，也没有因与“黄老”牵连在一起而在政治层面形成“政治禁忌”被限定使用，因此，自东汉晚期开始佛教译经家大量使用“道家”一词，诸如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称“声闻道家”^{[18]100上}“三乘道家”^{[18]121中}，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称“菩萨道家”^{[18]464中}，竺法护译《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中以“道家”与“佛道”对称^{[19]24上}，竺法护译《身观经》中径自称佛教为“道家”^{[20]242下}。早期译经者，筌路蓝缕，多有开辟之功，但凡有名姓可考者，多被后世奉为名僧大德，这些用例都为后来译经者所承袭，相关经典大都代有流传，因此，这些说法对于阅经者来说并不陌生。而用“道家”指称佛教在同时期的本土文献中并不常见，就目前经见传世文献，除《魏书·释老志》外似乎仅有1例，见于《洛阳伽蓝记》：

景皓者，河州刺史陈留庄王祚之子。立性虚豁，少有大度，爱人好士，待物无遗。夙善玄言道家之业，遂舍半宅安置佛徒，演唱大乘数部。^{[21]237}

文中所言皆是佛教事，无涉道教。范祥雍认为：“此道家盖指佛教，《四十二章经》称佛教为释道或道法，牟融《理惑论》称释教为佛道，又僧徒亦称道人，可证古时称道家非如后人专指道教而言。”^{[21]244}范祥雍此说不误，而称佛教为“道家”，主要是佛教僧侣、信徒，极少有中国本土教外学者称其为“道家”。

（二）外道家

这种用例既可以泛指佛教之外一切学说，也可以特指某一种学说，通常是指与佛教相关的域外学说、道术，诸如支娄迦谶译《杂譬喻经》称“盍道家”^{[22]509上}，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称“九十六种道家”^{[22]518上}，支谦译《佛说慧印三昧经》^{[20]465下}、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18]86中}称“外道家”，支谦译《佛说孛经抄》称“异道家”等^{[23]729中}。“外道家”“盍道家”等用例，在后世佛经中一直沿用。这种用例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用法类似，凡是某种专业技能、学说、教派等，都可以称为“某道”，诸如儒道、佛道、仙道、神道、左道、邪道等。只要能够自圆其说，都可称“家”。因此，此处所称“外道家”“盍道家”等用例，实际上是指

修习某种道术自成一家者,“道家”一词并非独立用语,但是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隶属于泛称的96种“道家”。

(三)特指道教

就宏观而言,道教相对于佛教亦属于“外道”,但是道教或者当时人所称道家、老庄、庄老、黄老等,乃是中国本土所有,与域外佛经中所载外道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因此特地将其单列。而佛教以“道家”指称当时的道教或者道家的用例出现比较晚,很可能因为当时道家或道教本身也处在发展过程中,派系林立,称谓不一。也可能佛教来华,出于传教策略方面考量,也需要依托中国本土学术资源传播教义,但是这种用例还是有迹可循,主要集中在佛、道竞争的语境中。仅《弘明集》中就涉及约20处,除去孙绰《喻道论》中所称“阴谋之门,子孙不昌;三世之将,道家明忌”^{[24]148},可能是化用《史记》之语而来;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形尽神不灭第五》篇末所称“意以为沙门德式,是变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于君亲,固宜略于形敬”^{[24]271},可能是指佛教。其余18处皆是泛称道教,其中2处:《牟子理惑论》中1处乃托名他人“问曰”^{[24]60},似是牟子自设问答之词;刘勰《灭惑论》中1处称“《三破论》云:道家之教妙”^{[24]416},可能是道教信徒之言。另外16处主要是佛教信徒、学者所言,具体含义参照刘勰的概括,“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24]428},大约都是兼合道家学派与仙道及后世所称建制化的道教而言。此外,《广弘明集》中亦收录了这一时段的“道家”用例15处,其中5处为卷八所载释道安《二教论》,此文中1处引自《汉书·艺文志》^{[9]136下},其余4处可能均是道安自设问语;6处为卷九所载甄鸾《笑道论》;2处为卷二所载魏收《释老志》;1处为卷三所载江淹《遂古篇》;1处为卷五所载曹植《辩道论》。以上用例主要为佛教信徒、僧人以“道家”指称道教。

三、“道家”一词与道教的关系

萧登福通过举例论证的方式指出:“由汉至六朝,都是以道家来称呼道教;不仅儒、道书如此,而且佛教在谈及道教时也称为‘道家’。”^{[25]14}从相关例证来看,此说不误,但是这一说法并不精确,既不能完全涵盖这一时期“道家”一词在道教之外的用例,亦与当时的道教文献中的“道家”用例存在一定偏差。检索相关传世文献,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一词在道教内部并不流行,据我们粗略统计大约也就出现几十次左右,并且集中在葛洪等少数学者的论著当中,其他则相对分散。而葛洪对“道家”一词的称道,

很可能是其含义与对象指向的一次总结与扩容,此后道教群体内部使用“道家”一词,大都与此前的道家、此后的道教牵扯不清。

在东汉末年,托名“道教”的方术已经风行于世,出现大量道教派别,真伪杂糅,引起了道教群体的警觉,只是并未详细点明“异端”名录,而葛洪在这方面辨析得比较系统。他在《自序》中称:

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26]1139}

由此看来,葛洪对“道家”的认识已经与司马迁父子及班固等人所述道家相去甚远,但是也与汉魏时期流行的道教派别存在较大差异,葛洪对“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持批判态度,称当时“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独有李家道无为为小差”。对于他反对的教派,认为“皆宜在禁绝之列”^{[27]298-300}。在古代中国,从教派自身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稍有常识的学者、教徒,便不会轻易采取与世俗政权对立的形式。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致使世俗政权对于道教或者民间方士群体有所忌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道教污名化,因此,为了与张角等划清界限,葛洪也使用“妖道”“淫祀”等称呼^{[27]294},划清与外道的界限,声称“俗所谓道,率皆妖伪,转相逛惑,久而弥甚”^{[27]296}。力主加以禁绝,并责备官方纠治不严。此外,葛洪自称:

曾所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其《河》、《洛》、图、纬,一视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书及算术、九宫、三棋、太一、飞符之属,了不从焉,由其苦人而少气味也。晚学风角、望气、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计此辈率是为人用之事,同出身情,无急以此自劳役,不如省子书之有益,遂又废焉。^{[26]1008-1109}

这些显然不应在葛洪所论“道家”范围之内,因此,道家、道教虽然与方技术数有关,但是两者的界域鲜明,其思想主旨、方法路径等与散漫无主的方技术数存在明确区别。而《抱朴子》内外篇中“道家”一词总共出现大约20次,集中在《抱朴子内篇》中《微旨》《塞难》《辩问》《勤求》《地真》《遐览》等篇,所论“道家”皆是讨论神仙之事,偶尔涉及儒、道两家对比问题,但是并不系统,提纲挈领论述儒、道高下的文字集中在《抱朴子内篇·明本》中,其中对道家的认识,似是承袭《史记》《汉书》而又有所扩充,最主要的是加上了“长生”方面。而《抱朴子外篇》属于儒家,亦曾提及“道家”:

世人薄申、韩之实事,嘉老、庄之诞谈,然而为政

莫能错刑。杀人者原其死，伤人者赦其罪，所谓土垠瓦戢，无救朝饥者也。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迂落迂阔。^{[26]270}

此处所论从宏观上看，立场应当是儒家本位，因此，对道家存在“先扬后抑”的评价，并且以老庄为主，所论应当主要指向先秦道家学说。而综合葛洪所论“道家”观念，一方面承袭两汉学者的观点；另一方面主要是在神仙之术方面多有引申，篇中 20 处中有 19 处的对象指向为当时葛洪认可的道教。此后道教学者提及“道家”观念，多处受葛洪影响，诸如《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中“道家”观念出现 2 次：其一，卷五《明道家三皇文、五岳真形图》，“道家”一词见于篇名，但具体内容则是袭取《抱朴子内篇·遐览》之文^{[28]65-66}；其二，卷六《明神丹功能求皆有益之道》中相关内容则是习用《抱朴子内篇》中《道意》《极言》《勤求》《地真》等篇的内容^{[28]83}。与《神仙传》相关 2 次：其一，见于四库本葛洪《神仙传》卷七中 1 次^{[29]47上}；其二，见于宋《太平广记》卷九所载孔元方事迹存在 1 次“道家”用例，注称出自《神仙传》^{[30]61}，与今本葛洪《神仙传》卷六所载孔元事迹相似且更加翔实^{[29]43上}，但是今本《神仙传》中孔元传并无“道家”用例，不详孰是，《太平广记》所引可能是同名异书亦未可知。

而在葛洪之外，道教学者称说“道家”最为频繁的可能要数陶弘景了，仅陶弘景编纂的《真诰》中，“道家”之称出现 10 次。其中 1 次称：“八涂会无宗，乘运观器罗。化浮尘中际，解衿有道家。”^{[31]69}此文又见于《诸真歌颂·九华安妃赠杨司命诗》^{[32]513上}《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33]72中}等，似乎是指“掌握某种道术之家”，与“外道家”的用法相似；其余 9 次，分别见于《真诰》卷五《甄命授第一》^{[31]78}、卷七《甄命授第二》^{[31]105}、卷七《甄命授第三》^{[31]115}、卷十五《阐幽微第一》^{[31]267-268, 279}（4 次），卷十八《握真辅第二》^{[31]322}、卷二十《翼真检第二》^{[31]348}，凡 9 次皆是道教的代称，其中卷十五所载“鬼官北斗君”与“道家天丁”2 次，又见于《道迹灵仙记》^{[32]626中}。10 次以外，又见《登真隐诀》卷下《请官》1 次^{[34]94}；《养性延命录》2 次，见于卷上《杂诫忌褻害祈善篇第三》^{[35]137}、卷下《服气疗病篇第四》^{[35]157}；检索宋《太平御览》卷三四三所录所谓陶弘景《刀剑录》，亦有 2 次“道家”用例^{[36]1046-1047}。综合陶弘景所录“道家”观念，总共 15 次，皆是道教自称。

其余称说“道家”的文献，散见于《上清洞真智慧观身大戒文》1 次^{[32]741中}，《太上无极大道自然真一五称符上经》1 次^{[33]201中}，《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1

次^{[37]71下}，《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1 次^{[37]106上}，《仙人请问本行因缘众圣难经》1 次^{[37]129下}，《洞神八帝元变经》1 次^{[37]495中}，《正一法文修真旨要》1 次^{[38]360中}，《正一论》1 次^{[38]553上}，《陆先生道门科略》1 次^{[38]557中}，《太清金液神丹经》1 次^{[39]3上}，《上清道宝经》卷四所引《紫虚元君内传》1 次^{[40]551上}，《云笈七签》卷七十九所引《五岳真形图法》2 次^{[41]652上}、卷一〇七所引陶翊所撰《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1 次^{[41]832中}，《无上秘要》所录《洞玄请问经》或《洞玄请问上经》2 次^{[42]449, 748}，唐《三洞珠囊》卷二《敕追召道士品》^{[40]415下}、宋《太平御览》卷六六六^{[43]223}、宋《三洞群仙录》卷一^{[29]270上}，所引《道学传》3 次。以上“道家”用例，绝大多数是道教自称，极少牵扯先秦道家学说。除此之外，传世道书个别用例可能是道教之外的“道术之家”的代称，诸如《太上老君虚无自然本起经》所载“外道家”^{[38]164下}，此种用例可能是受佛教影响。

四、结语

历史上“道家”一词的基本含义变化不大，对象指向不断变化，汉魏时期基本已经形成，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逐渐确立起来。西汉初年主要与道家学术有关，东汉时期又可以指称仙道、佛教及佛教所称外道，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建制化道教的发展，“整体道教”逐渐形成，“道家”一词逐渐向道教靠拢，隋唐以后逐渐成为道教的代称。但是，用“道家”指称道教的做法，在佛教、儒家及世俗领域应用广泛，道教群体略显被动。因此，以“道家”作为道教整体的称呼，在道教内部并不流行，在不同道书中共同认可的称呼乃是“道”或者“仙道”，即便在后世道书中这两种称说方式的使用频率亦远远高于“道家”。

参考文献：

- [1] 李玉诚.“道学”观念新考[J].社会科学论坛,2020(1):14-22.
- [2] 李玉诚.“道教”释义[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0(3):129-133.
-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 [5]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 [6] 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7卷[M].许洋主,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
- [7] 李昉.太平御览:第5卷[M].夏剑钦,点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 [8]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9] 高楠顺次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M].东京:大正

一切经刊行会,1934.

[10] 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1] 张继禹.中华道藏:第 24 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12] 荀悦.前汉纪[M].四库全书本.

[13] 王充.论衡校注[M].张宗祥,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4] 庄子 [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15] 蔡邕.蔡中郎集[M].四库全书本.

[16] 曹植.曹子建集[M].四库全书本.

[17] 福井康顺.道教:第 1 卷[M].朱越利,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8] 高楠顺次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8 册[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

[19] 高楠顺次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2 册[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

[20] 高楠顺次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5 册[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

[21] 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2] 高楠顺次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 册[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

[23] 高楠顺次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7 册[M].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

[24] 释僧祐.弘明集校笺[M].李小荣,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5] 萧登福.周秦两汉早期道教[M].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

[26] 抱朴子外篇[M].张松辉,张景,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27] 抱朴子内篇[M].张松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28] 黄帝九鼎丹经诀校释[M].韩吉绍,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5.

[29] 张继禹.中华道藏:第 45 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30] 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1] 陶弘景.真诰[M].赵益,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32] 张继禹.中华道藏:第 2 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33] 张继禹.中华道藏:第 3 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34] 陶弘景.登真隐诀辑校[M].王家葵,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35] 陶弘景.养性延命录校注[M].王家葵,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

[36] 李昉.太平御览:第 3 卷[M].夏剑钦,点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37] 张继禹.中华道藏:第 4 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38] 张继禹.中华道藏:第 8 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39] 张继禹.中华道藏:第 18 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40] 张继禹.中华道藏:第 28 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41] 张继禹.中华道藏:第 29 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42] 无上秘要[M].周作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

[43] 李昉.太平御览:第 6 卷 [M].夏剑钦,点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of Daojia

LI Yuch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Abstract: The origin of Daojia was before the succession of Emperor Wen in the Western Han Dyansty, but we are not sure the earliest time, possibly tracing back to the end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t basically means "the home of Dao as Technique" or some specialized knowledge and skills about Dao, which is about historical evolution. During the Western Han period, Daojia mainly referred to the Taoist school, Technique of governance and Huanglao called by later generations; it can also refer to Taoism (becoming celestial being)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aoism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hich dwarfed Taoist school, but the concept of Daojia was not popular within the Taoists. On the contrary, since the late period of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Buddhists had also used Daojia extensively as Buddhism internal title and general title. In the dispute between Buddhism and Taoism, Daojia was also used to refer to Taoism. At the latest period between the Han Dynasty and Wei Dynasty, the main target of Taoism had come into being. After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aoism gradually became a term for secular scholars,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It is still used today, and other use cases have not been abandoned either.

Key words: Daojia; Taoist School; Taoism; Buddhism

(责任编辑:吉家友)